

外文學門研究發展的困境與挑戰

馮品佳*

多年前，在一次外文研習營的活動中，一位其他學門的長輩在論壇中笑談昔日外文系是文組第一志願，現在卻表現大不如前。當時聽來覺得不太服氣，然而經過多年的靜心反思，曾經是聯考時代乙組第一志願的外文系的確勢不如前，甚至有招生不足的危機。在研究方面，外文學門在計畫申請上也長期顯得能量不足。究竟外文學門的研究發展面臨了哪些困境與挑戰呢？這個提問可以僅就學門的角度來看，也可以從整個人文社會領域的脈絡討論，而兩者其實息息相關。

宏觀而言，當此日益強調科技發展的時代，外文學門的困境即是人文學科普遍面臨的挑戰。數年前傳出日本政府意欲廢除國立大學人文學科的訊息，更是強化「文科無用」的刻板印象。2015 年日本主管高教的文部科學省要求國立大學強化人才培育，如果人文社會相關學院在人才培育方面的成績無法成長，則應檢討是否廢止人文學科。調查之後竟然有八成以上的國立大學為了因應少子化等問題，計畫將文學和社會科學等學院廢除或進行轉型。其後文部省雖然因為國內外輿論的撻伐而不得不道歉了事，然而對於人文學科的發展已經造成重大的傷害，而且政府在實質操作上仍舊依循重理輕文的路線。

這樣輕文趨勢不只發生在日本，在歐美國家人文學科也日益遭受輕視。2021 年《天下雜誌》以〈連西方文豪的母校都裁掉英文系！英國大學生為何不愛文科〉為題，報導在英語文學發源地的英國，多所大學因為 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強勢發展，紛紛縮編、甚且解散英文系。該篇報導認為由於英國幾位教育部長持續傳遞「文科無用」的訊息，由上而下的影響了社會與家長的觀念，造成對於文學教育的輕慢（何韻亭，2016）。相同的情況在臺灣的高教體系也正在發生，特別是已有私立大學因為招生考量而裁撤人文社會科系，令人不得不心生警惕。日本及歐美這波輕人文浪潮其實只是冰山一角，是百餘年來功利主義與資本主義發展進程必然發生的現象。科技越發達，看似缺乏實用價值的人文學科就越顯得弱勢。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終身講座教授

人文學科居於劣勢，外文學門自然也深受其害。至於外文學門特有的困境與挑戰，筆者諮詢了資深與年輕世代學者的意見，結果見解大同小異。¹ 首先的問題是研究人力後繼乏力，這一點自然是與外文系的式微相關。早年外文系學生的外語能力或許對於其他科系而言難以項背，然而隨著外語教育的普及，此種優勢早已不復存在。然而，實際上外文系並不只是教授語言應用，還有文學及語言學的專業訓練，年輕世代的外文系學子及其家長卻不明就裡，每每以為語言教育就是外文系的全部，忽略了系所獨特的專業訓練，轉而追求跨域的斜槓人生，看似打通不同的職涯管道，但是使得培養外文學門未來的研究人力益發困難。

長久以來，外文的專業性一直遭到質疑。在缺乏明確的專業定位情況之下，又遭遇少子化的問題，外文系的招生不盡理想，有時被迫招生減班，職缺也可能隨之緊縮。再加上近年來教育體系積極鼓勵女性加入 STEM 領域，突破女性參與科技領域的性別藩籬。打破科系的性別界線自是極為正面之舉，對於女性科技人的培育也至關重要。但是相對而言人文領域卻無法吸引更多男性加入，以至於新血培育的來源更加限縮。除非是對於外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抱持極大興趣，否則益發難以吸引學生加入外國文學研究行列。而且就業市場緊縮，本土的年輕學者獲得博士學位之後還要與國外申請者競爭，往往難以覓得專任教職，無法申請國科會計畫，不良循環之下也造成學門計畫申請量能的相對不足。

再者，近來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興科技迅速發展，雖然人文社會研究普遍受到影響，然而不可諱言此種趨勢對於外文學界的衝擊最為直接。無論是語言與翻譯、甚至是創作等等語文相關的活動都不再只是由人類獨擅勝場。人工智能程式可以輕易翻譯不同語種的文字，而且在實際操作之後可見其準確性不低，也可以寫出合乎邏輯的文學分析文章，甚至可以創作詩文。面對人工智能的挑戰，我們必須思索外文學界除了語言之外還有什麼其他不可取代的優勢，更需要積極更新研究的方向。

因此，筆者曾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提出在國內推動人工智慧人文學(AI humanities) 研究的想法，希望臺灣學者可以利用人工智慧人文學方興未艾的時機，發展本土的人工智慧人文學研究。² 而且筆者深信危機即是轉機，人工智慧越是強勢，人類特有的思辨能力就越發重要，方能展現人類與機器之不同。實際上，人文學界對於來自科技的挑戰早已做出回應。例如在二十一世紀伊始國

¹ 感謝單德興、郭欣茹、林建廷以及吳佩如幾位老師提供寶貴意見。

² 請參見拙文(2022)。「元宇宙時代與人工智慧人文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3卷4期，頁32-37。

科會就陸續推動過「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2002-2007)與「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2008-2012)兩個大型整合型計畫，協助數位人文的發展與培育相關研究人才，為面對人工智能時代的來臨奠定了穩定的基礎。

外文學門若是想要與時俱進，需要因應時代挑戰，積極開拓跨領域研究。由於面臨自身與家人的健康問題，筆者受到啟發，在外文學門以五年的時間推動跨校合作的「以文淑世：醫療人文跨領域研究」，企圖從文學研究的角度切入醫療人文或健康人文領域，希望促使文學與文化研究在醫療人文研究的發展中取得主動發言的位置，賦予文學研究的淑世功能一個新的立足點，並且開啟本土學者與全球學界對話的新興渠道。本計畫的重點為三年的研習營，由成功大學王穎、淡江大學蔡振興及高雄師範大學李翠玉三位共同主持人於 2018 年、2019 年及 2021 年辦理國際研習營，主題分別為「不等值的生命」、「人類紀中的醫療人文」及「說老偕老：老化與老年再現與書寫」。研習營之外，計畫執行期間也籌辦了兩次國際研討會，包括 2019 年與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共同舉辦「新世紀的醫療人文研究」，以及 2022 年底以 *Calamities, Challenges, Conflicts, and Crises: Rethinking Medical Humanities* 為題，在新冠疫情的脈絡下重思醫療人文的定義。此外，本計畫也定期舉行系列主題讀書會及論壇，廣邀不同領域之學者及醫療工作者擔任主講人，有效地推動醫療人文研究在外文學門的研究風潮。

雖然筆者努力在外文學門推動跨領域研究，但同時也堅信不能因為新興潮流而忽視經典的研究與探討，畢竟這是文學研究不可偏廢的基本功夫。文學的發展是建立在綿密的互文關係之上，而每個世代都會產生／衍生出更多的經典之作。沒有扎實的基礎，只會隨波逐流、順應風潮的研究終究是不免流於花拳繡腿。但是我們也需要重新思考文學經典與當代社會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大英帝國母國都不再重視他們曾賴以進行文化殖民的文學教育時，我們作為教育者和研究人員要如何說服學生文學教育與研究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這是外文學門以及所有人文學科所面臨最嚴峻的挑戰。

當日本安倍政府拋出「國立大學文系不要論」的訊息時，彼時京都大學校長山極壽一提出一個發人深省的比喻：國家社會有如航行之船，而人文社會科學則是不可或缺之舵，失去了舵的船，無論科技如何進步，都會停滯不前。³ 此處山極校長使用比喻性的語言，具體展現了人文思辨精神，也言簡意賅地提醒執政者切莫急功近利，反而殘害國家之本。這是知識分子的良心之聲，而如何讓自己成為引領國家之船順利前進的舵，則是我輩人文學者無可旁貸的責任。

³ 請見何韻亭(2016)的報導。

參考文獻

- 田孟心 (2021)。〈連西方文豪的母校都裁掉英文系！英國大學生為何不愛文科〉，《天下雜誌》，2021年7月8日。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16346>。
- 何韻亭 (2016)。〈唸人文沒有用？日本大學竟想廢文科〉，《天下雜誌》，2016年2月19日。 <https://www.cw.com.tw/index.php/article/5074632?from=search>。
- 馮品佳 (2022)。〈元宇宙時代與人工智能人文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23卷4期，頁32-37。